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遜志齋集卷十

詳校官編修臣曹　城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沈　俟

遜志齋集卷十

明 方孝孺 撰

書

與釆苓先生二首

某質性椎鈍學不篤專行能無所可取執事不察而過釆之置諸賓客之列加於子弟之上使推所聞知以相訓告訓之非其所能而叩之非其所有待之過其所望而惠之違其所安執事之為賜雖大而某之愧亦厚矣

辭拜以來心殊歆然未嘗斯須寧也然竊聞古之君子受施於人則思有以報之或以玉帛皮幣或以牲牢酒醴必欲其稱且或有所不足則復繼之以言其貧不能以前數者為報而是物也又今世之所恒有而厭見者亦不敢以為禮獨於言嘗求之古而得於心雖執事之所自知然古諸侯大夫相與饗燕之際賦詩以致其意皆取世俗誦習之陳言似亦無嫌於已知而不之道也某試言之而執事擇焉可乎盈天下之民以百萬計以

義見旌顯者惟一家時公卿以上鮮能世其德而今至於三百年不少衰此豈人力也哉葢積累培植之功深遠闕之日隆必有所基而其衰變亦必有所漸為家者不恃久安之基而畏近似之漸漸者不然而將然欲至而未至衆人之所忽而君子之所深慮者也故危其危者常安而安其安者常危以幸為憂者常樂而樂其所樂者必憂孰事之家可謂盛矣他人固安且樂之而以為無憂然為之後者可不思其漸而戒之乎人莫不曰為善而善不可虛言

必見乎事而後能及物莫不曰由義而義不可暫事必日修之而後可法於世夫使舉家之人耳目之所濡染戶聞家見而孜孜如不及非執事作之而孰致哉執事年高性醇輔之以令弟宜無取於某之言請為執事誦周文王之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以此報賜其可乎不可也今賔客遊於門墻者多佞辭卑色以媚悅為事鮮有致忠愛之言者某趨乎堂而望乎室也久辱知與愛也深不敢猥自疎外同乎衆人之情故敢以所聞為

獻其可聽與否則惟執事之擇焉太常經歷仲贍三尊
丈馳仰之意不異此故不別幅諸令弟皆乞道謝道途
雖遠當圖會晤伏冀以道自重不宣
尊使來臨伏審家政脩舉尊候天相多福為慰某鄙劣
無狀向嘗獲廁下賓之末過愛眷厚感刻無量還家以
來道里脩隔人事多故慶吊之意闕然不舉獲罪深矣
今乃不惟不責簡慢復以祖母之歸掮辱手書兼以嘉
惠承命悚仄不知所為道遠意殷弗敢固辭强顏祇受

愧踰於感也執事以高年厚德主家政一門之内英才異能者如雲何施而不可而書辭若忘其疎逺乃使之有所言江海之大而取於蹄涔何所容其喙耶然好問用中在聖人猶然宜乎執事之不遺也家國盛衰人皆知其本乎天而古人以天命為可祈而永年少時讀書不識其意觀執事之家然後知其信然浦陽百里邑昔之富盛過於封君者多矣今皆不復存而執事之門屹然立於頽波横流之際不為時俗變遷昔嘗遊乎廢墟

壞址問故老而求其衰替之由不曰驕奢縱肆則曰虐民以自殖也及察執事之家羣居則有禮焉臨財則有義焉字衆則有惠焉育才則有學焉是以久而彌昌引而益長雖瀕於災患而天卒不忍違之天非私執事也人事脩於下天雖欲勿從不能也然事天者不恃天之不我違而恃我有以合乎天夫天之生人無不欲其遂且盛也而有富貴貧賤之殊者勢之所至天莫能制之耳其勢莫能制之而其心豈嘗斯須忘哉使有餘者補

不足吾意天必喜之矣人之艱危而不救吾意天必怒之矣執事家故事有無息之轂視人之死而無歸者有斂貧而無貲者有濟疾而無告者有藥願學而力不足者有師此數者皆天之所喜稍稍脩復使不足者有賴焉祈天永命莫要於此將見執事之家其昌且延非特若今而已也執事閱理精多斯皆常談非甚高之論然邇言必察固君子之所不棄也惟恕其僭妄而亮其誠幸甚

與訥齋先生

辱書惠伏審義門嘗有不虞之灾繼沐殊常之澤驚喜交至若接晤言而書辭懇惻上昭國恩次述先美穆乎仁義之發舒自非積諸中者深且厚何能至是乎第斯文寡祐吾太常丈遽厭人世道路艱阻乃今始知疾疢沉綿無由致哀於一慟不勝悲慕耳伏惟執事友敬之篤叔車孝愛之誠日月遄邁追感何窮然求之當世令名全德不渝終始清文博學可傳將來如太常公者絕

不可得此豈隨世泯滅者哉念此粗自慰解伏枕呻吟作一文令人持去朔日之奠命祝史對靈几前讀之以泄殄瘁之哀絜酒炙雞恐不蠲潔不復賞上公其或者享此誠乎來德堂叙事已甚文況自記先祖遺事必可傳示後嗣孝孫縱續其後復何所發明茍以嘗登斯堂宜有紀述則必得前記觀之乃可執筆耳壯歲難恃倏焉將老真如來喻反覆感歎夜不復瞑然道之通塞天實為之謂之何哉使天未欲墜斯文則吾徒不有立於天

下將有見於空言無所聞於當今將有待於來世使二者咸無所得猶當飭身勵行以善遺子孫俾百歲之後鄉稱善人決不敢自汙於流俗以隳先父師之訓言也惟執事篤學力行實鄙心所敬畏願益以繼承自任與諸昆季恊心致志昌義門于百世揚先德於天下以稱聖朝崇奬之深旨夫道行乎一家猶行乎邦國也何患乎無以自見於世哉釆苓先生稱慶想已旋半軒釋齋仲瞻及諸丈皆康強甚㣼瞻企疾作不能徧作書問起

居幸為道區區之意違遠日久顧見之心甚於饑渴冬寒惟萬倍自愛

答鄭仲辯二首

昔者相與時不自惟其無似竊欲勉人捐其所愛而蹈其所甚畏以赴太史公之難舉措疏濶事卒不成以為世俗笑笑之誠宜也然鄙心豈有所為哉執事於羣笑之時獨若憫其用心懃懃焉見於言色以相勞勉此其志固已卓矣所圖既不果避禍畏事不能昭雪明德揚

於殿陛以揭其忠誠皆不肖無狀之罪而執事之所知
也為別還家事變橫生東西奔播自救不給顯 缺聞乎
不決其真妄將欲信之則有所不忍棄而不言則傳者
愈多每一念之仰屋悲歎不知涕泗之交頤也今春欲
至浦陽而家叔為他人所陷顛越厥家祖母與焉徬徨
侍行凡五閱月程天之亦以祖母歸道出錢塘與浦陽
相過欲附舟一往而祖母之側不可違去自至家以來
意豈嘗斯須忘耶受知受教最為深厚而圖報之心最

為無所發明此其得罪於君子也果矣陳里來乃承惠言嘉其所存而奬其所至且以逺且久者為屬覽之愴然增愧凡人有待於外者已有所不足也待粉黛而後都者非西子之容也待砥礪而後利者非莫邪之器也盛德之士豈待言語而後信於世乎如太史公之所蓄積論述巍乎浩然自可抗衡百世固已騰之天下之口而被乎四夷之外矣後遭謗棄抑而未伸要知久當自著而豈汲汲於俄頃哉如僕之愚幸不為世所甲賤者

以嘗在子弟之列故耳執事不知僕有資於公而謂公
俟後死者而後著烏在其能著公也然而文辭不可以
不傳祠祭不可以無主僕心存之久矣遇時而終伸其
道乎天也公之心果不顯白乎亦天也天定而人為之
必有在矣不在僕將在執事執事不居將在同門之士
而何慮其無傳乎且僕昔嘗紀載言行矣而紀載者末
也古之賢士以弟子而愈彰者如王仲淹之於房杜王
魏穆脩种放之於邵堯夫擴之而益廣舉之而益高使

人考其功業學術而知其師之所藴故師不可以無弟子弟子不可以不尊師太史公之屬望於僕者古人之心也而僕豈其人哉雖然天其或者未絶斯道使昏昧者獲有所知究觀遺論羽翼成說進而施於人退而終於己自今以後儆有所立相與過從講切稱門下以著其所由來斯庶不負公之知遇也乎庶可報公之萬一也乎執事幸有以教之無徒褒其所可稱而不督其所未至也

去年王仲縉至蜀承手帖喻以近讀佛書自遣心切疑之以為特戲言耳及朝京師於一初處見所往還書援佛氏之說甚詳向慕於彼者甚至然後知足下之果入於佛也夫儒者之道内有父子君臣親親長幼之倫外有詩書禮樂制度文章之美大而以之治天下小而以之治一家秩然而有其法沛然其無待於外近之於復性正心廣之於格物窮理以至於推道之原而至於命循物之則而達諸天其事要而不煩其説實而不誣君

子由之則至於聖賢衆人學之則至於君子未有舍此他求而可以有得者也足下學乎此也久矣曷為一旦棄素所習而溺於佛氏之云也苟以佛氏人倫之懿為可慕則彼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節舉無焉未見其為足慕也苟以其書之所載為可喜則彼之説必不過於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未見其為可喜也苟欲以之治心繕性則必不若吾聖人之道之全苟欲以之治家與國則彼本自棄於人倫世故之表

未見其為可用也故世之好佛者吾舉不知其心之所存使棄儒從佛果能成佛猶不免於惑妄畔教之罪況學之者固逐逐焉以生昏昏焉以死未嘗有一人知其所謂道者邪以足下之明智篤厚不於吾道有得焉而顧彼之趨不亦異乎足下習其説者果出於誠心乎抑亦姑以為世俗好之吾亦從而好之以取庸衆之喜悦乎由後則自欺不可也由前則事其説必當從其教必去夫婦父子兄弟之倫必削髮披緇必水飲草食而後

可不能如是則是口其書而身違之外好其說而心不誠亦不可也夫不習佛氏之說於道固無所不足習其說而不誠自欺非惟得罪於吾之道而反且得罪於佛亦何所取而為之也近世從佛氏者甚衆未有得福者有一人焉嘗識之初頗好儒旣而著書佐佛氏斥儒已卒死於禍計其人慕佛氏冀福利福不可冀而禍及其躬是未易曉也得非不誠抑且自欺故不蒙祐而獲罪於天邪福禍之報儒者所不論特閔其欲儌福而反致

禍亦可為不守正而妄求者之戒耳計足下之卓於識而深於道豈真若世俗徼福之徒之為哉蓋世之儒者當年壯氣銳之時馳騖於聲利用智惟恐不工操術惟恐不奇及五六十之年顛頓於憂患顧來日之漸短悼往事之可悔於是覽佛氏空寂之旨而有當於心遂委身而從事焉以為極明達而最可樂者莫佛氏之書若也雖昔之賢豪以氣雄天下以文冠百世如蘇子瞻諸公亦不免乎此後人習俗以為宜然且謂以前人之智

識才氣猶以佛氏為可慕而歸之矧不及萬萬者而可不從乎然以道觀之凡有慕於彼者皆無得於此也足於梁肉者無慕乎糠糜安於厦屋者無慕乎苫蓋使有得於聖人之與其樂有不可既者窮通得喪死生之變臨其前視之如旦夜之常而何動心之有奚必從事於佛而後可以外形骸輕物累哉舍可致者而不求援不可必得而求之既以自欺又畔乎吾道惑莫甚乎斯也昔與足下論斯道時僕年方二十三固已知吾道之有

餘而無待於外物時不知者多竊笑之及今十有五年愈覺聖人之訓為不我欺而舉天下之道術果無以易之也每見流於異端者輙與之辯非好辯也閔夫人之陷溺而欲拯之於安平之塗誠不自知其過慮也以故為佛氏者多不相悅方期與足下共進斯事以衛聖人之教豈意足下有慕於彼乎今有人言行路之人墜於井雖閔之未必傍徨奔走而思救之也聞至親且賢之人墜於井則不暇食息狂呼叫號而思出之矣親愛之

故也與足下相與之舊而德器宏深交友中不可多遇烏能已於言而不告乎僕今年三十七足下當六十矣相違十餘年相去萬餘里之遠使足下所慕得其正僕將有以佐而翌之而何敢逆盛意而取不讓之責乎蓋必有所甚不得已者亮足下之賢必能察之而未至於深怒遽絶也數百年禮義之門而足下於今為老成人在乎慎重學術以表厲後生非特僕之望斯世之望也僕守一官無分寸補世教近髮有白者面已皺筋力漸

減飲酒不敢如昔者惟自覺有過每應事已時時悔之恃此頗謂尚可進未知天之處之者何如耳如有所得聞幸速以見教是亦為報之道也

與鄭叔度八首

叔度十三兄足下與足下處時雖知愛敬推服然未知足下之不可遇也及違別而來潛伏田里衣冠而趨者日接乎門而莫可與言然後知若足下者皆間世人也非斯世之常有也僕乃得而友之豈非幸哉夫世道之

獘已甚老者已死少而壯者不復知有經術汩汩騖利胥誇世以為能聞有好學者則嗤笑排謗謂之迂惑人家鮮有蓄書者五經四書猶破闕不全加之郡縣漁獵朝伺暮窺蓄收樹藝之所入先以賂吏自享乃其餘耳尚慮不得安息以是愈無完書僕雖有志事學亦不可遂非特風俗使然也視此滋怛然不恱侍奉之餘雖常以古書自磨濯遇有逆意處思有師友講說而不可見輙俯首以歎循庭獨行饑不念食夕不知寢足下謂僕

有一時之樂否乎人之至親莫過於父兄宗族僕雖早失先人而大母諸父兄弟固具在日處乎其間宜有足樂者而顧謂恒有不樂人將謂僕非人情矣然僕之心足下所熟知也僕頑鄙之資無與於人少之時隣里見其癖於學多指目以為迂雖婣連密邇者皆然也獨先人見奇以為可教及先人出官于外携以自隨愬有所述多出以示人稱譽如儕輩先人之意自謂庶乎見其有成也不幸而遽棄以死僕日夜痛恨恐卒無所成流

於庸人以彰先人之明故思自奮拔立名以自見于後世退而深惟有祖母存諸父伯兄可以養矣夫子欲繼父遺業揚先人名祖母所喜諸父伯兄所欲也烏敢辭讓焉遂勉而從學求學者含婺無所往故至于足下之鄉學于太史公而後知為學之道大也聞太史公之言而後知天下之鉅人也嗟乎太史公之愛僕足下知之公之知僕惟僕自知之雖號知某者皆不知之也公嘗為僕言聖賢之道所以處僕者至厚矣僕雖非其人然

頗識去就知好尚安敢忽哉知人天下之至難知己者尤古人所重也僕嘗怪以魏舒之賢以其季父知人之明而終身不知之使之守碓夫人蘊輔相之才而其季父日與之接其容貌辭氣豈無少異於人乎猶不能知之則夫俊傑之士非恒人所知亦明矣顧智者乃能察之耳恒人恒多智者恒少世而遇一人愛賞拔於羣笑之中喜其可既耶古人之重知己誠有以也僕於太史公雖欲不思其可得哉相與處也而樂相埀闕也而悲

謂非人情可乎惟足下知之耳足下之待僕雖昆弟何以過而僕於足下亦無所不盡然僕之愚而何益於足下而足下之為賜則既多矣僕嘗謂辭令趨走非所以報朋友故受人之惠未嘗以語言謝之惟存之心繼之以不忘有所成立則報之未艾也此僕固陋之私也足下其謂然乎足下淳明慈良有君子之器又篤學不倦其至於古人也奚禦顧益加之意以果所望僕近辯正周禮始成書欲脩邑先達事行為人物記無相輔者恐

未易采録相見當在明年久不得太史公動靜遣人送書聊具一二辭雖多不能盡

承吾子意厚過稱僕之文有足觀者慚愧彌日不能自鮮非謬逆盛意以辱知己顧私情有異於此者鬱而不發無以荅吾子一笑故敢畧説其一二僕聞古之人未嘗以文為學也唐虞夏商逺不可徵然觀於詩書數十篇中紀四代之功德固若耳聞而目見至周制作大備孔子稱其文特言其禮樂憲章之盛耳故雅頌之所陳

誥命之所述易禮之所論著萃然而崇淵然而深炳然
而章明肆然而易直端大斯謂之文矣而豈有意而為
之哉譬如登泰山之巔極乎目之所至而水則江漢淮
泗山則鳧嶧龜蒙周秦齊魯滕薛梁鄭衛趙韓魏人民
之繁鮮土地之廣狹皆得之於心故言之而不誣問之
無不知澤中之夫升尋丈之丘而望焉所見不過東阡
北陌鷄犬牛羊蹤跡輙逞智以談於人終不暢達而順
適何者所見高下之不同也故人有知道與否而文何

以異此自漢以來天下莫不學為文若司馬相如揚雄亦其特者而無識為已甚夫屈原之離騷憂世憤慼呼天目鬼神自列之辭其語長短舒縱抑揚闔闢辯詭異雜錯而成章皆出乎至性忠厚介潔得風人之義然務以忠情達志非拘拘執筆凝思而為之也至於其徒寖失師意流於淫靡而相如與雄復慕而效之窮幽極遠搜輯艱深之字積累以成句其意不過數十言而行為浮漫瑰恠之辭多至於數千言以示其博至求其合

乎道者欲斥言而不可得其至與澤中之夫何異哉自斯以後學者轉相襲倣不特辭賦為然而於文皆然迨夫晉宋以後萎弱淺陋不復可誦矣人皆以為六朝之過而安知實相如之徒首其禍哉向非唐韓愈氏洗滌刮磨而力去之文殆未易言也僕少讀韓氏文而高其辭然頗恨其未純於聖人之道雖排斥佛老過於時人而措心立行或多戾乎矩度不能造顏孟氏之域為賢者指笑目為文人心竊少之從總角輙自誓懲以為雖

不易至孔子之堂奧而顏孟之事皆在所顧學者苟循其路而望其廬烏有不至哉復以欲知古人之道必識古人文字故時習章句凡有所感觸亦間發之其意在明斯道非為文也而吾子猥譽其文為可觀此僕之所深懼而不敢居者也雖然吾子見其可而稱之乃愛僕之至而樂其有所成名豈有過哉顧失者僕耳僕奉先人之遺體二十有二年學雖未至而知其味者亦已數年矣而身不能由之口不能以告乃徒假紙筆為事宜

乎吾子之以文稱我也僕今而後其知過乎夫人不生則止生而不能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宣天地之精正生民之紀次之不能淑一世之風俗揭斯道於無極而竊取於文字間受訾被垢加以文士之號不亦羞聖賢負七尺之軀哉僕齒年尚富又受君子之誨自謂不至此不止而儕侶之中無誰與語吾子明達敏慧乃肯降屈為僕友此真僕所願而未獲者也夫道有可言者而不言則何以見愚陋之心兾盡所懷不覺近於誇大

惟諒之勿怪

僕受質戇介處時俗中見其側媚相諛詭常忿忿不與言誦古人書而求其道每慨然自歎安得直諒多聞者為友乎向嘗行天下走三四千里越五六年飲酒娛樂軟談麗語交懽釋悶者不為少矣然僕不喜也近幸天假之分得與吾兄友兄不以僕之愚傾然見愛僕以徒愛而箴規不聞戀基不逮與昔者愛僕者何異故先發所懷以告吾兄越旬日而無所承命深用致疑以為吾

兄豈鄙僕而不荅哉今乃倏爾惠書陳其所未喻開發所不及而懇懇督教之此固夙昔所願而未得者一旦見之於吾兄嗟乎古之朋友正如此耳僕何足以當之哉然其中有非僕之所聞者苟默而不復是負吾兄之義而無以泄固陋之心故不遂止古人之為學明其道而已不得已而後有言言之恐其不能傳也不得已而後有文道充諸身行被乎言言而無迹故假文以發之伏羲之八卦唐虞三代之書商周十二國之詩孔子之

春秋皆是已然非為文也為斯道之不明也及孔子歿
諸子乃各著書多者百餘篇少者數十篇雖未必一出
於聖人之道然亦各明其所謂道而豈為文哉故孔子
曰辭達而已矣孟子亦曰我不得已也則非摹效言語
為世俗之文可知矣孔門以文學稱者如子游子夏皆
明乎聖人之道通禮樂憲章之興未嘗學為文也缺誤
游夏之學為當今之游夏其所著果何書乎以易之脩
辭立誠之旨喻世之學為文者吾凡其未察乎且僕前

書取屈原之離騷雖多悲憤詭異之辭然終出於憂國愛君之意又肆意而作非相如揚雄之流夸富艷眩采色窮精畢慮而為之以惑世者相如揚雄之賦上林羽獵雖厲其辭義曾不足望其毛髮而作於闕實為以招禍者此昔人所嘗言不易之見也吾兄惡其出僕之口而非之殆非僕之所敢知也文所以載道僕豈謂能之僕所病者秦漢以下斯道不明為士者以文為業能操筆書尺紙嗚一時輙自負以為聖人之學止此今漢

以來至五代其文具在吾兄試觀之可以明道者果誰之文乎謂其文為道可乎獨唐之韓愈稍知其大者而不能究其本故其文亦未能皆出乎正是以僕竊少之而顧學孔子亦不為過也使漢以下之文皆能不背乎道僕何敢謷之有今文之所載非諛死人而徼其賂則媚權貴有氣勢之人以致其身求其有益於世者十無一二焉文與道判裂不相屬如此何以謂文僕所以畏文士之名而避之者欲明斯道以為文而反揺俗之陋

也夫道者根也文者枝也道者膏也文者焰也膏不加而焰紓根不大而枝茂者未之見也故有道者之文不加斧鑿而自成其意正以醇其氣平以直其陳理明而不繁決其辭肆而不流簡而不遺豈竊古句探陳言者所可及哉文而效是謂之載道可也若不至於是特小藝耳何足以為文僕之意蓋病此而願務其本耳然不可以易為也而亦不可以語人也貴自得之耳古之人未嘗欲人知之而世俗之人亦不足以知之豪傑之士

脩於衆人之中混於隴畝之間忽然行於世則德被生民著之書則澤流於後世豈務自耀哉孔子大聖人也魯人毁之孟子賢人也辯士譏之彼皆揖譲乎朝廷與諸侯抗禮弟子從而輔之者盈中國其道德章明聲名震一世猶且如是信乎知人者之難也然知與否不足為孔孟累也直為後世惜之耳僕於聖賢未能望其藩籬又年少容貌言辭不能以動人羣羣然而趨諾諾然而語與俗人無異者而語人曰學道宜人之不能信僕

非語人也自意既為朋友而不言其志何以明道故微有所云夫豈知言出而謗歸名異而毀來乎夫人性質稟受自其少時已定至長而後充僕之才非不自知乎生於百事皆不曉達獨於聖人之大本頗謂見之甚明好之甚篤顧精力未深耳夫苟欲治斯世乎僕將抱遺經陳之達者而施之於天下苟未欲治斯世著之在書授之其人樂之以終身亦未見其不可也吾兄何憂我之不至乎然吾兄之謂我未至者是也此僕之所以重

吾兄吾兄視僕於衆人之中與之語者何人歟與之詡笑往復者為誰歟與之論辯而言斯文者又誰歟舉無有也雖僕之愚不合於時人亦私心有所臧否則以為無益而不加之意耳今世風俗淩壊為交友者務相容悅每出一文示人一覽已雖文不佳亦強顔稱譽出門則嗤笑之僕每自思遇人有過告之曰子某事過則慈發於色矣否則不應矣否則絶不復往來矣至於僕有過亦無人肯言是以汨沒俯仰於流俗之中過大而心

不知詬積而無與語或內視自省輙兢惕不安如身汙不潔朋友如是亦何用之哉吾凡平居言不出口乃能數僕之過僕令而後知吾凡之異於尋常人矣聞善而服者古人之事也僕豈難之哉子思有云辯之不明不措也僕懼不明道耳非好多言而文過也吾子其思之尚盡其辭以輔不逮不宣

僕自少行天下見士大夫多矣而與之交者雖常有之其於心相得意相投者未之一見非為僕不合人亦人

不合於僕者也去年來浦江居太史公門時獲過從吾
兄里第公門同序者不減十餘輩吾兄羣從中僕識其
面者亦數十人然知僕者乃吾兄而僕所愛敬親密少
間蔽者亦莫兄若也僕始常歎世人學術識見不同僕
見以為黑世人則以為白僕以為是世人則以為非僕
之所喜世人則惡之是以平居未嘗與人語吾兄聞僕
所言不待畢辭而已悉僕之意於僕所論是非當否不
待預約而如出一口吾兄之賢豈私於僕哉誠道合使

然也僕知其如此感同道者之難遇幸而得吾兄故傾肺腑竭愚誠盡慇懃之好託昆弟之歡效古君子交友之義務為箴規劘切而至於道他人之所言者僕之言而吾不異他人之所多觥誤為僭故吾二人同處也必有所聞同游也必有所益樂也則共慶悲也則共戚日夕相與則慰懌而不自勝一旦别而來宜乎其各不能忘情也别來舟中十七日而至丹陽又十日而至京雖時有登涉之娛遊觀之適吾兄意僕果樂之哉僕言而有

和也論而有答也疑而有所與講也勞苦而相撫慰也
雖别吾兄僕固樂也僕言而無誰與和論而無誰與答
疑而無誰與講勞苦而無誰相與撫慰僕何能不思吾
兄乎僕竊自念人生相與之友雖若偶然亦有非偶然
者僕自十五至今七年之間四方之士與僕交者以百
計非特如去年至今所見數十輩而已然離散而他之
無一人在目前者雖不遂忘之皆不若思吾兄之切今
者髦士後生若有相過僕或避去不與談或一揖别退

不與語或唯唯奉承不敢發辭至於與劇談竭論者無有也出文辭以示之者無有也待之不疑如吾兄者尤無有也僕非有所吝誠知無益抑恐虛名為衆所知秖以致累故不欲為耳聖人以無德而名為至道家以無名為大善將兵者亦以無智名為貴伊尹周公孔子皆名動萬代然卒以招謗議於當世況其下者哉漢之時賈生董仲舒最有名最不遇唐之時韓愈柳宗元最得時名亦不大顯或遂致僨敗宋之時司馬公歐陽子二

程蘇子瞻以及朱文公皆負當世重名然為世人所忌
妬無得行其志者至于近代莫不皆然由是而觀名之
足以累人也尚矣無能而富貴者僕固不取亦安敢輕
談論暴文辭之技以招時俗之嫉病哉丈夫之生已有
定命非人所能為則盡夫在人者而已吾之所得者大
可以為聖次可以為賢上可以友千古下可以傳萬世
能盡而充之則豈不多哉何暇與較錙銖分寸以為輕
重長短哉僕之所志誠在此惟吾凡相知者可語否則

必為妄誕矣吾兄天資至高所見必與僕同然恐過於愛僕以僕不能閟重為憂故託書道意非惟慰兄亦以自慰也

昔者同處時以相見為可常以離違為暫遇故聚集雖數亦不知其為可樂忽復别去亦不以為悲孰知跡與勢殊事與時異回視數百里之隣壤邈乎若有以間之而弗可見日月易邁忽復六年僕之馳思於吾兄曷嘗斯須去心乎第道路僻左無從寄書時或附人又多不

達是以心雖甚親而為禮甚簡不知吾兄亦能見察否

也令天下所為推禮義之族為人神所相者無出吾兄

之門近而國家加恩宇内養老恤孤如指所屬以旌善

優賢為本伏惟令伯諸老先生盛德質行享有遐壽恩

禮之加行有日矣甚盛甚盛獨於太史公傾沒而予有

不可究知者每一興言悲恒不能自已夢寐率旬日一

見見輙不異在經席時計公之神靈充貫宇宙決不泯

沒其可以與天壤相敝者尚不待文字而傳而况世上

錙銖之得喪乎然後人之求公者非文字則不能知其詳是以鄙心欲就吾凡具寫類集各藏一本庶他日不致失墜不知曾與叔端成此事否吾凡天資淑明所望者甚遠比來進學必愈絶人然昔時同遊各以盛年自喜僕在衆中年最少志趣為最疏濶每抵掌論議訶貶今世人令德不加懋志日荒惰事業畧無有成而虚名為人所傳揣深用自愧僕年三十矣古人年齒似此而德業赫赫已及人者何限如僕之愚復何所用時簡册

中竊覩志士賢人未嘗不汗出也去年冬末得痁疾綿歷三時近眼疾比舊轉深數步之内不能辯人顔面病起理髮時有白者氣力浸衰如老人狀朽劣至此尚何足比數於士君子之後乎僕家素貧至僕輩懶惰不能作農業坐是尤困然不以為憂汲清泉瀹麥飰與昆弟相與講聖賢之道若處至足之勢者天下當日治安吾輩獲優游德化中伍田父而友野人推所得者以教閭里後生使皆為善人固士之行亦窮人自圖之拙計也

近亦有數人相從執筆遣辭如趙彦殊兄弟者亦有可喜僕知文章為細事求古人所用心者以教之但學術卑淺無以發人使質美者無所視效以至於有成耳吾兄聞此亦能有以教之否乎久懷欲作書徧問諸老先生長者頗乏去人行又懶倦未果作今日偶與客飲酒闌聞人行強起就燭書殊不盡意僕得一嬰兒三歲令叔仲辯丈令兄叔車得子（闕）令兄而下想皆平安叔美叔端及諸令姪心益（闕）[illegible]燿二生娶婦未

養浩兄在深溪必順適王仲縉俞子嚴頗聞人說見其文蘇公教授處州有書往來否皆望因風報及何時復得會面臨紙悵塞惟千萬自重不宣

奉別以來艱戚佚愉閑居行役夢寐無時不相接忘其為兩年之久千里之遠也前者奉祖母自京師還錢塘過令弟叔鄂飲酒論舊故甚歡不覺至醉醉後見案上紙筆因有所書頹然就寢明旦叔鄂言之相視大笑不省為何語也今承使惠書謂僕望足下不以書相酬答

而辯其故豈以醉中語嘗及之耶此固僕所以為戲耳足下與僕平居忘其崖岸甚至奈何以醉人戲語為真而不忘於言乎使僕非醉非戲果有見望之語亦不過厚於足下耳僕行海内士君子願交於僕者衆矣苟不足當意一食之頃輙忘其姓名雖強記臆終不能久若斯人者見其顔面與否且不置喜愠於中況其書問之疏數乎如足下輩一不相見則必形於夢寐又未足則欲見其所書求其書而不得則有槩于心不虞形於戲

笑之言此乃相親愛而然耳言雖近乎怨而其心果何
如哉足下於太史公門最號為相知猶復至此何惑乎
世人之不我知也然人不見知固僕之所喜者年來奔
走事變不得少休自度與造物者無他獨坐名字為人
所稱道故為所忌耳去年夏為仇家誣辭所及幸得脫
至冬又為相知者薦舉蒙主上見憐始得免今年誣辭
事作幾陷身覆家幸而不死以祖母歸竊自揣念僕家
居寧海十六世四百餘年遠者不可知近若曾祖暨先

人三世非其道不妄言以視平地如履機阱審而後發安而後爲其於天豈有所負哉僕雖戇愚然其行事足下所悉也雖不敢望古之賢人亦安敢後今世君子哉天之相視乃若是天者果何爲命者果何爲士之處世果何爲而可使爲惡乃合於天乎性不能爲惡縱欲合之而不可合也況天道固無此理耶使爲善爲天所福乎僕前之所陳非皆不善也而竟至此思其説而不得故妄意造物忌吾輩人在古孔顔之戹近時則太史公

其明驗也不然以太史公之德曾不能庇其家以全其
身乎然人之所趨自當為此不當為彼語曰寧為瓦全
無為玉毀此無識者之言耳天下固無千載之玉而豈
有不毀之瓦乎夫玉我而吾瓦之瓦亦未必全也曷若
玉吾玉之為美耶太史公之所遇信不可知然異操而
同歸者何限而公之所存猶昭然揭乎天地之間也造
化果厚公耶薄公耶後世乃定今未可談也然僕誠懲
其事近益好簡默不喜立名稱而胸中浩浩然亦有以

自慰悅讀書粗見聖賢本意虛言游辭頗自厭耻欲求為有用之學而未能也足下有以教我否乎村居荒僻無書籍有一二朋友又各散去何時盡閱足下所藏書以相講切耶太史公夫人墳墓欲省拜公文集當論次此二事懸心腑間牢甚必當一往而祖母未許倘得世與我相忘則與足下居終有日矣此非戲言也足下別後學問必進有文章須見示毋重為僕所望不宣

自發義烏信引領西跂視日如年今兩月矣忽奉手書

乖闊之思愛厚之意僕心之所同而不能言者�然溢乎翰墨間捧誦循環且歎且羨病懷得此若脫垢汙而濯清泉不知疾痛之在躬也所可憾者太常丈及范先生皆傾逝斯道寥寥無所係屬近時海内知名之士非窮困即死不死即病如僕之愚不足比數於士君子之林久矣然自去冬得痎瘧疾輾轉至今屢愈屢作寒熱之餘伸紙握筆欲有所論著未能終四五行欠伸掉栗已欲就枕席不知天所予奪禍福竟如何令世人雖不

見甚壽者然山谷間恒人年八九十或百歲者時有之如前之二公使之少緩一二十年而死誰以為過而忍奪之孰知其故耶僕今始三十氣力志意便已如老人但髪未白面未皺耳家兄長僕八年數年之前居喪過哀被疾苦僂狀尋常患肩背痛不能出僕雖可出亦未嘗出門於世務都不通曉閭里小兒挾奸舞詐狼貪鼠黠變態百為視僕樸懦可弄輙私相目謂真愚人獨頼季弟頗解事近者按田造圖及他細事壹以諉之人頗

謂其能而病夫因得安居以養拙拙益甚家益落有田數十畝小民見其不足為輕重棄不爲糞漑歲計窘家屢報絶糧輙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瓶無儲粟者窮者豈我獨耶且天下之得其願者少不得其願者皆是也吾縱自憂其如衆人何因相與大笑而止處塵埃中不慣與流俗往還厭其喧閙每欲縛一椽於萬山絶頂人跡所不至處從一二友生讀書嘯歌以自樂伐木誅茅非有力者不能因自嘆非惟古之貴富人不可效欲效

畸人靜者巖棲谷汲以自快亦莫之遂吾之貧困過古人遠矣貧富貴賤豈學道者所當掛口哉恐吾兄别我久思我深欲知其所自處故盡發之以當談笑耳蘇公平仲近因黄巖人寄書來相問意甚欵欵頗自悼聯事者皆非同輩難與言思觧去而不得世所憒憒者多固宜有此歎然古之君子豈皆擇世而居耶亦當安之而已太史公千載之託未得其人煩其作一文甚好功行之詳只用僕所述歷官記条以後所見聞足矣若欲明

白公之本心僕雖無狀他日不敢辭也公無恙日嘗欲収僕申以婚姻之好還家言之而祖母不許公亦繼以事去遂不相聞平居常以為恨然公所欲親厚之者欲世講師友之契耳此身倘有樹立誓不敢忘但媿學術荒陋無所建明孤負期待以損知人之哲然僕之無成亦朋友之辱也吾兄可徒誉我而不我教憐我而無以處我乎金華以道術相傳者百餘年汜公之亡有繼其後者否吾兄亦宜勉之拳拳愛慕之心舍此無可祝者

德輶如毛人鮮克舉之愛莫助之惟厚自貴重以扶植
斯文

春間僊華還嘗獲附書繼後歸山中杜門習靜不與世
接不獲聞動靜向仰之切每形夢寐暮寒計惟闔户尊
穉均安吾兄養德家庭有以自樂糧長之役近稍優暇
否某年來多病讀書之外無所用心藏書不多不足開
廣智識然既不以他事累思故頗得專志於經漸覺見
聖賢大意亦頗有所論著每復投筆自笑古人傳述成

書而泯滅無傳者衆矣寧少我耶既復自解以為吾之
所學本非為名聊以發吾所得耳傳否不敢計也平居
未嘗廢得在田里二十年無他故擾之則於諸經皆可
自究其旨聊以為已有不與世俗口談而心無所得者
同愧也吾兄以為如何離居日久病身不能動求如夙
昔相聚講習之樂寧可得耶舊年喻及蘇公欲為太史
公撰述文字荷其厚意有一書煩并歷官記一本寄與
之恐其不詳知乎其故也牖兒聞得子頗進學否蘿山

墳隴幸時省視不相見數年昔之垂髫者聞皆已加冠多有室有子吾曹雖欲常以少年自負尚何可得言之慨然敝邑朋友進德已之雲南表凡盧希魯中今年甲科在翰林為編修雖升沉異趣而此中可語者便覺益稀不知婺之學者近復有何人晚出亦有可喜者否幸復示及敝親陳仲夷善醫而好學聞戴原禮先生摹印得丹谿醫按及格致餘論意欲求之煩凡轉索一本如戴公遠彥成處恐有望究轉求一本寄與之以副其意

陳云此間人可遞書至昭仁許氏故作此書語無次切冀恕之不宣

答劉養浩二首

在京師時專托戴七和之附書并寄祭九靈君文曾已達否斯文不振遂至於茲鉅儒宿學凋喪殆盡茫然墜緒將焉所屬而吾黨小子將何所仰耶論次文章脩明遺事正門生弟子之責也長山胡先生待僕甚厚僕當有所述今則未可墓銘嘗有人請于吳東閣濬仲吳公

事多恐亦未能即作其文集有一本在曹公處甞見京師士人亦多聞其名能多摹印出使觀文字者知有王氏之好事亦甚佳也太史公芝園集託之叔端不知何如誠墜此書責在我輩須盡心為之王京普說有一本在武官家則親見其人許見借卒不肯將出久之恐失墜其幸存者慎無使散軼公家所藏書大南門外有一士人收得此人能文辭性行高與僕善時時至其家輙借觀不勝其悲愴也公名在天地決難泯沒所得於天

者過厚矣又欲兼得於人天何以堪之事雖至此在公可無憾斯世而不獲見斯人乃可憾耳子孫所存不知幾何田宅久之必有還理每念舊事輙慨歎形於夢寐送書人未來前兩夕連夢公相語公之心豈嘗一日不在我輩耶以是欲到彼編文集圖其事逺歸又患寒疾故未果詳見於鄭君書玆不能盡也王氏近如何昔年携其家則來此間欲師之者數家人慕之以為無愧鄭氏幸勉之勿怠秋涼惟侍養吉慶進學飭行於吾道有

光會言有成約矣尚兾面談以盡不宣

一自為别不復以書相問者六年患難憂苦何所不罹形跡幾於相忘矣然夢寐中未嘗不相會於蘿山之下兩溪之間也閒居獨處追惟昔日賢豪之盛想其儀狀言笑宛在目前徐而思之如風花霜葉存者無幾吾兄於衆人競進之時雖若少抑而卒以此全人之得喪禍福倚伏之際孰非天哉而彼顧置喜戚於其間非惑耶夯𢤱出處凡想已知近於此理閱之愈熟居之愈安每

觀古之名士少遭挫抑則戚嗟怨悼若無所容者深病其無識退之柳侯文章雖高然於此道未有所得殊可厭薄耳吾兄居得美地義門士友可以往來考質為學必進其視索居無徒者為何如第孝孺近來漸不喜為無用之文人有求者非甚不得已未嘗與之於勢要人尤不喜見杜門謝事欲成一二小書苦於疾疢未能有成年齒彌長大苟不求古人歸宿之地而效兒女子塗青抹紅以自誑衰老將至矣欲安所之邪患瘧患眼難

於作字念相與之厚情不可遏聊一言之

荅王仲縉五首

僕為學不敏於人聞道不早於人扼愚守陋泛然與世浮沉非有超群之才絶世之識也每質諸道德之奥未嘗不悚然内愧兢兢若無所容世之君子不棄而絶之亦已幸矣尚可望名譽之加乎數年來士大夫不察其實口耳相承猥有所稱引愈久愈訛遂以滋甚子嚴至乃謂長山胡先生屈已推奬足下遂從而信其然夫長

山今之賢而有道者也其文章方之當世未肯多讓求之古人不在作者之後使昔之大儒如虞公黄公尚在且當屈已避之況眇爾之小子乎大凡先輩之於後學以為不引而稱之則其名不彰稱之而無所徵則衆人不信故屈已以為遜讓若長山先生之所言乃待後學之心也而非其實今足下以為然則過於聽矣今復惠書與僕論文且擬僕於司馬遷夫遷豈易及哉六經之下惟遷善紀事縱恣豪邁統紀包括無常態也後乎遷

者五百年作者以十百計欲其文之庶幾遷者不可得也遷之才不易及如此足下乃率然擬於僕人其謂足下何哉此僕所以受書沉思而莫知所以答也然足下端慤直愿決非妄諛人者特過於聽而溺於相愛之深耳昔有愛珠者得徑寸之珠甚愛之或謂之曰此明月珠也愛珠者聞其言因將以問人月之光寧過於吾珠乎其他人聞者皆笑之而愛珠者仍持其說而不變夫愛珠者非不知月之明且大也信人之言太篤而愛己

之珠太固耳夫稱珠以明月豈謂珠之果類於月哉而愛珠者斷然而擬之則過矣長山之稱是明月珠之説也足下遂以遷實之得夫類於愛珠者乎抑聞君子之相與則有異於是者譽其美之為愛不若規其過之為愛之深也僕聞古之善治者聞諾諾則懼諤諤則喜今足下不鄙賤僕而友之所謂諾諾則有矣而諤諤則未聞也繼今以往苟因僕之所遺闕而教之其受賜也豈止於食駃騠享大璧之為美哉僕亦當思所以為報不

敢徒然取而實然已也

違離已久思見顔面而車從不一來意者足下之見忘耶怨奉教書周誦累過乃知足下念僕之切無異於昔時也夫與人友而疑人之忘已者非也積疑於心待書而後釋者亦非也此之謂以令人比足下而不以古人望足下斯僕之過也僕乃今知足下之心矣今之交友多矣其有如足下之念僕者乎有如足下之知僕者乎僕所聞見其能有而不告乎然足下欲得僕所著文以

觀僕則不敢承命非有所斬也然無益於足下故不敢耳足下為文者乎則當求之于易之大傳書之典謨訓誓詩之三百篇孔子之春秋周之三禮及秦漢賢士之所著乃足以為法矣欲求其道乎則凡足下終日之語默起居奉上馭下道未始不在也第知之有誠有不誠行之有至有不至耳能參以孔子子思孟子之所言七十二子之所問而反質之於六經則自識之矣何取於僕之文乎雖僕之文時有所稱述而得之之方如斯而

已斯道譬之水然隨地而有之有志者如鑿井者數仞之後將沛乎其莫禦矣苟不自用其力而乞水於人所得常不給而為心愈勞近代之士好摹竊古人之文是乞水者之術也文者道之餘耳茍得乎道何患乎文之不肆耶足下之井已鑿矣其源沸然而出矣能日濬之而不止誰能測其淺深哉僕之所得者不過若此雖文之所言亦若此而已足下其復思之何時得一聚首將與足下盡談

十一月十一日朞端肅奉書仲縉翰撰尊契家兄長侍
史俞兄子嚴至得書及所作文序啓封伸紙立捧細誦
意厚而誠義純而達不自知手之不釋而心之暢懌也
世人之於文誰不為之至於求其可誦者何其鮮哉蓋
不得其塗故也士之患多厭常而喜怪背正而嗜竒用
志既偏卒之學為竒怪終不可成而為險澁艱陋之歸
矣且學竒怪者以其美也而竒怪亦非古人之所尚也
文之古者莫過於唐虞三代而書之二典三謨禹貢肖

征以及商周訓誓諸篇皆當時紀事陳説之文未嘗奇怪詩三百篇亦未嘗奇怪春秋書當時之事雖寓褒貶之法於一言片簡之中亦未嘗見其奇怪禮經多周漢賢人君子所論次其言平易明切亦未有所謂奇怪至於盤庚大誥其言有不可曉者乃當時方俗之語亦非故為是艱險之文也然則嗜奇好怪者果何所本哉苟謂於司馬遷班固則遷固之書有質直無華如家人女子所言者唐之文奇者莫如韓愈而其文皆句妥字適

初不難曉宋之以文名者曰歐陽氏曰蘇氏曰曾氏曰
王氏此四人之文尤三百年之傑然者而未嘗以奇怪
為高則夫文之不在乎奇怪也久矣惟其理明辭達而
止耳而世顧他之焉者猶之迷人醉客不問塗於大道
肆意徑趨是以卒不免入乎荊棘之場鼯狖之居而終
弗獲就乎大道也今足下之所為非特得其塗而已而
又有始終焉有理趣焉茍益脩於不弛浚其源而導其
波將見汩汩然來而不止繼乎待制君之聲烈可望矣

昔在朝廷為文者非不多而人獨推太史公與待制君蓋文之法有體裁有章程本乎理行乎意而導乎氣氣以貫之意以命之理以主之章程以繫之體裁以正之體裁欲其完不完則端大而末微始龍而卒蚓而不足以為文矣章程欲其嚴不嚴則前甲而後乙左鑿而右枘而不足以為文矣氣欲其昌不昌則破碎斷裂而不成章意欲其貫不貫則乖離錯糅而繁以亂理欲其無疵有疵則氣沮詞懟雖工而於世無所裨此五者太史

公與待制君能由其法而不蹈其弊而務乎奇怪者皆反之此世之公言所以推諸此而不居乎彼也斯文者造化之至理寓焉人患不能造其極耳苟造其極決不可泯滅有志者在乎自力而已僕所志尚有大乎此者省事者少不欲與人言雖應時作文又恐人以文人相謂亦久不喜談感足下愛我之深念我之篤聊以此復命子嚴亦甚可喜須時相與議論有益也

其白别後終日汩汩深泥中執轡兢兢每虞傾跌幸無

所苦前途未知稍勝否敬謹之外一聽之自然無所用心也來書言相念之意甚增感歎方今斯文寥落所望於足下者豈有涯哉望勿以聖賢之言為空談知之欲真踐之欲篤自期者欲遠大顧諟明命以勿負天之所授庶幾其可耳如某之頑闇曾何足效耶當以千古為師俟後世之知已無薄於自待而淺於求合況賢王以身率之宜無待於區區之言矣赴京不知在何時惟進道自愛見表兄及鄭庶子諸公亦望致此意某端肅奉

白

僕資質不敏明聞道日淺行己之篤不逮古人是以年益加而智愈昏名益有聞而心益為之欿然日汨汨與世伍語默俯仰能自異於流俗者幾希每念昔之聖賢道德言行之懿未嘗不内咎而深自慚也足下在朋友中最為相知且相與最久不思有以正其闕失納之于寡過之地顧以書譽其所未至而強其所未能豈僕之所望哉夫古之著書者非好為辭而然也非慕乎名而

然也蓋以已之所有無由淑乎人天之舉以與我者懼其至我而絶也故從而筆之於書而公之於天下如子思孟子周元公之流其智誠足以知乎道其才誠足以周乎用其發之於言誠足以啓昧幽而垂矩則且不戾其所為也是以學者傳而信之如龜策恃而賴之如稻梁尊而仰之如日月茍為名而已爾夸其辭而已爾如揚子雲王仲淹之所述而已爾於道無明也於事無補也揆之於其躬又不能無憾也則亦奚以為哉僕上之

未能學子思孟子之萬一至於楊王之所為心又不敢以為可也居則默默以思兢兢以行勉勉焉期不畔乎道而冀其有成使吾學果能成其身乎則雖不著書其所傳者固在使學焉而無以自立於天下縱琢刻其辭其將孰信之僕之不易於言者鄙陋之志殆有在足下未宜以韓退之之事責我也夫退之之重著書有不自滿假之美焉未可深過其過在未聞道而言行未能無可議耳於道有得焉至和充乎中至順達乎外其音聲

中乎律其周旋中乎禮其取舍好惡是非進退中乎義即之者邪慝消望之者鄙吝袪聞其風者相率而化於善彌千載而如尚存若斯人者何待著書而後有益於人哉故顏子默然處陋巷而聖人予之為群賢首其後若漢之黄憲言論之存者無片簡焉當時莫不自以為弗及至於讀其傳者猶怳然想見其為人與憲生相先後之士有為昌言者矣有為政論者矣有為論衡者矣如足下所稱著書三數公其有益於後世者或有之而

其人之賢否視憲何如哉僕少不自量亦喜有所著年長以來竊見聖賢之垣墻內顧彌覺不足非惟不喜為亦有所不暇為矣每見好名者不度智之不任德之不類而亟為言言往往畔於道輙為之汗下果使聖人之道世無知者必待吾言而後明猶當審其醇疵而後出之況斯道自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所患者信而行之者寡耳今世有賢者作當以躬行為先一反澆陋之習以表正海內庶幾有所益豈宜復增以浮辭而

長其虛薄邪足下謂僕所接見者少不能副遐陬僻壤之望因欲著書以化之夫以化當世為職者賢士仁人事也僕也烏敢當且賢者能化從已者不能化違已者仁人能使善者勸不能使惡者變故孔子至仁也而化不行於陽虎武叔孟子大賢也而臧倉賊之王驩怨之淳于髡輕之彼一聖一賢且有所不及而况纖微眛弱者顧舉一世而盡化之以口之不給而欲假書以傳僕雖騃其為計不宜若是疏也且萬世之所共尊而師其

言者惟孔孟為然今閭巷庸人讀孔孟之書猶不知其可用或以為戲笑之資僕縱著書其能加於孔孟乎孔孟不可加其能庶幾孔孟乎德道如孔孟不能必世俗之信而僕乃欲著其荒言以化世俗不待智者而識其難足下不宜以之相勉也然足下之心豈有他哉乃愛僕之深處我之厚而不知非其任耳雖然僕非無志於道者學道而未至者也學未至則悔吝不能無過眚不能免必賴朋友以相成吾今而後所望以成己者舍足

下而誰哉幸求所闕時以告我則足下所云化今傳後者其將有在矣願少緩之無以著書為勸

與邵真齋書九首

前者以賤疾故承過家撫視宿留兼旬不忍舍去此意厚甚不可忘也別後調理一如嚴戒而病根至今未除寒熱之作雖少減而咳嗽還如曩時尚義同遊之約但恐羸弱之餘難即踐耳不知從者果能見臨否恐負前約特令村僕詣前或有善藥更惠數服尤佳然非所敢

望也匆猝不謹惟冀恕察不宣

某不能養生自去冬感瘧至今七十餘日纏綿未止仲夷景弘二公雖嘗診視然未能決其得失前家兄曾遣人詣宅已沐許諾令特令山童奉迓風日頗清美望即見臨拳拳企仰之懷尚容面談以盡不宣

舊臘承臨訪匆遽别去弗能如禮慊恨無已比以家兄希聲羸疾不減嘗遣舍弟輩走邀屢蒙許諾延頸以俟又復旬月而未果如約何見棄之深耶大抵家兄之疾

先生雖知其證然千聞不若一見望撥數日之冗過家面論服藥扶持以副拳拳之懇古之善醫以濟物為心者雖道路暫遇之人猶為診治況辱託交甚久如區區兄弟者而可拒而不赴乎某適有痔瘡之苦不能躬詣專令人上請幸翩然一來以慰懸仰輕凟之罪尚容面謝不宣

令郎德孚來承以舍妹故遠貽藥物感荷厚意曷日而忘第病者羸弱虛損難為得効寒熱痰咳畧無少減令

子雖謂脉息無傷然恐日久益難調理鄙意欲煩從者過家診視使得脫體但天寒道遠跋涉為勞諒仁者以濟物為心必能惠然一來以副懸望也切冀勿外幸甚閣風小像至今未取得後會當寄達餘懷悉俟面晤不宣

夏間從者過家獲接言論近者獎親童伯禮丈令闔貳恙意欲邀足下診視嘗令小僕阿順詣宅代致此懇令郎荅書知在長亭王宅今特遣輿夫詣前望勿它辭即

副其意叔通先生數日間亦到此可同行也區區病餘少力詳曲悉俟面談不宣

前者村僕還承書約在月末相過計日以俟未遂一見豈以雨故愆期邪近希政弟老母患傷寒已五六日深以為憂而賤體至今未平復令舍弟帶通至鐵場令其專達此書至上請相陪同來諒先生過愛之厚必不忍棄我也拳拳之情尚容會晤以盡不宣

比者專人致書偕令郎造請人回聞從者已往長亭悵

快無已舍妹緣其姑親來相迎昨日已還董宅臨行拳
拳以舊恙未減為憂望執事過邑中特與表兄希魯同
到其家診視輕重商議用藥以慰懸結之情幸甚區區
同産鍾愛惟有此妹憐其抱疾恨不能以身代之千萬
深體此懷勿拘滯於形跡乃所顧也茲族弟往長亭特
致此懇尚冀會言以盡謝臆不宣

昨諭及手卷已作醫原一篇稱贊盛美家叔更欲索詩
數首書之故未即發上如未有人至當令陳用中秀才

送還也賤患痔疢久而未愈殊為所苦不知曽問得佳方否里人嘗有服黄連觧毒湯而愈者便中乞合一二貼付至實感厚惠匆匆奉復尚冀面晤不宣

久別之餘昨於許君處獲接言論豈勝慰浣第蒙枉顧邑邸適以賤事弗值為悵怏耳恃愛有懇祖母舊患頭風夜來忽復舉發項背間痛艱於眠食加以嘔吐神思頗倦舉家長少不知所為計非先生不能治之謹專人奉邀萬冀以斯文雅故撥置他事即賜一臨以副懸懸

之望辛甚

遜志齋集卷十